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忠文集卷二十二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鈴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王元愷

王忠文集卷二十二

明 王禕 撰

傳

友琴生傳

友琴生姓朱氏字原良金華人也六世祖漢上先生震以善易名至生克紹世業篤志讀書然不屑為章句學而藝文之事咸精其能自三代秦漢六朝隋唐五季金

宋以迄於今凡鐘鼎敦彝卣罍尊玩用服御之器金鏤石刻繆篆鳥篆楷隸之文圖畫之屬悉能究其本末鑒其真贋今世以好古博雅稱者深所推服以故士大夫樂與之遊而善其所居室蕭然絶塵不留他長物惟置琴其中曰古人吾所尚友也雖然古人逺矣琴者古人性情之所寓吾視之猶古人焉耳其不足為吾友乎因自號曰友琴生又嘗語人曰昔歐陽子號六一居士謂一琴一壺一碁金石遺文一千卷書一萬卷與巳為

六也夫身至貴也混五物而俱六是失已也琴至古也
儕五物而各一是失物也要之皆非也今吾獨取琴而
友視之友德之義不庶幾歟於是人咸謂生為善取友
云

論曰昔先師朱徽公有琴名雪夜賓嘗勒銘其腹以遺
丞相王魯公其辭曰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欲之邪
心乾坤無私物有則我獨與子鈎其深至哉言乎言琴
之用者無以加於是矣原良魯公里中子也以琴為友

其能服膺巖公之言者耶

喻夫人傳

喻夫人者諱德常字可貞當塗人也喻縣大姓也家素饒於貲父汝政仕嘗管財賦有五女子夫人長且賢甚愛之慎擇所宜歸者於是同里陶先生安方以文學名乃以夫人歸焉先生風檢清邃平居惟篤志問學著書以為業而夫人善理家事無鉅細皆井井有條用是先生得不以猥務瑣故嬰其心日致力於文藝所造益深

矣夫人雅不愛華飾嵗時歸寧四女弟皆適巨室服御競侈靡夫人素粧靜儀處其間意澹如也先生既領鄉薦親戚里黨皆來賀夫人曾不以為喜及下第歸夫人亦無有不悅之色或問之夫人曰乖逢得失是有命焉奚必置欣戚其間也暨先生居宰垣躋政路禄俸之入充足矣而夫人奉身益廉處家益簡薄唯承祭祀延賓客則必致其豐常戒家人曰夫君有儉德今幸顯榮吾所以相之者敢不愈加謹乎初夫人逮事其姑徐徐性嚴

重夫人事之備極恭巽鷄鳴盥櫛畢即詣前候起居已乃具甘旨以進左右承順每事必得其驩心徐以夫人事之至也每語人曰昔吾事吾舅姑謂我盡婦道臨終祝曰新婦事我善我且死無以為新婦報願新婦有子婦亦如新婦善事我也舅言今其驗矣先生適他往而姑屬疾夫人親鬻藥晝夜扶掖衣久不解帶及卒哀毀過情而治喪無違禮暨從宦金陵請其母與俱母辭曰吾甚戀鄉土今遠行恐以骸骨累汝也夫人謂時亂田

野非所安力請以行未幾其族殲於兵而母獨得以天年終養生送死於禮尤無闕二子晟昱既授經延名師教之先生夙夜在公無休暇義方之訓出於夫人居多夫人秉志祗柔察理明亮而閑習於禮法閨門之内肅然有容蓋其在父母家稱賢女相其夫稱賢婦而教子稱賢母先生自窮居以至顯達凡所與游皆當世名人莫不知其有資於内助而夫人之為賢也夫人卒年四十有七賢而不壽咸嗟悼之

贊曰配偶福之原也是故君子重之孔子删詩敘雷雞鳴之篇與關雎葛覃並列於國風者以其能儆戒相成勸以義也嗚呼室家能義以為勸儆戒以相成此固配偶所為賢家之所由昌歟以予所聞若喻夫人者蓋有之矣其羣行之懿足以輔教而導世故具著之于篇

熊孝子傳

熊孝子者名仁瞻唐洪州海昏縣人也性至孝仕為左衛府參軍袁州宜春縣丞喪母奉柩而歸卜宅兆於縣

西之歸義鄉而其地岡阜峻險喪轝莫能致也仁贍念非水道不可達誓傾家訾掘地為川以通江方庀工役而天大雨水自墓旁近地湧出成川與江流接舟以得達而窀穸之事遂矣既葬結廬墓側居六年有慈烏來巢共稱異焉於是江西觀察使路嗣恭列其孝友以聞大歷十年秋勑旌表其門閭仁贍後再調江州司戶又遷越州蕭山縣令卒官年七十有三世因名其川曰孝子港橋曰孝感橋所居里門曰孝錫坊海昏至宋改建

昌隸南康軍淳熙六年新安朱熹守南康首命有司依
准勅令護其墓且遣使祭之其文曰熹假守兹土攷諸
圖經以求此邦前賢潛德隱行之實於建昌得陳大中
大夫司馬嵩從事中郎司馬延義以及熊君皆以孝德
聞而熊君精誠所感獨致涌水成川之應私心竊敬仰
焉乃復以其事請于朝有旨㳺加旌表既而嘉禾陸德
輿來為守聞而嘆曰熊孝子事前守朱文公之所表章
也吾其敢不成其志則大書有唐熊氏旌表門閭八字

勅諸石俾縣令鄭作承新作其里門厥後為守令者咸
護視之惟謹莫或能廢也孝子子孫相繼緜延至于今
十一世矣
太史氏曰余家烏傷縣縣人有顔氏者秦人也葢葬其
親而躬負土焉羣烏銜土來助烏吻皆傷故漢即其地
縣且名之至唐又改名義烏表孝行也及余得建昌熊
孝子事至慈烏來巢與吾顔氏事頗相類為之於邑久
之因竊嘆曰至哉孝乎一念之烈其感物固如是夫傳

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信哉

蘇君小傳

蘇君名友龍字伯夔婺之金華人其先眉之眉山人也眉山蘇氏其顯自文公及其二子文忠文定始文定之長子遲以工部侍郎徽猷閣待制守婺有惠政移知處州婺民告于朝乞還守婺乃復以吏部侍郎帶前職知婺州卒贈少傅葬蘭谿之紫岩鄉因家金華而子孫遂為婺州人矣少傅生龍圖閣直學士廣南東路經略使

贈少保簡少保生江東提刑秘閣修撰大理卿諤大理二子吏部郎中江西提刑林金溪知縣鬱吏部生顯謨閣待制知撫州熙撫州生兩淮轉運司幹辦公事圭運幹生淮安主簿鎮金溪以吏部次子温州通判照為子生嘉禾縣令在嘉禾生泉谷處士鎬處士德祐太學生也宋亡歸隱于家至元中諸生就徵皆拜官處士獨不起以文學風誼名重當世生六子君為次而淮安無嗣因命君後淮安君生十載而孤母夫人潘鞠而敎之俾

有成立君亦重自奮厲積學砥行籍然有名聲乃見推擇試吏以選得從事閩中憲府遷廣東憲府掾又掾閩中宣閫遂由行宣政院辟江浙行中書省掾用累考及格調紹興路蕭山縣尹又除紹興總管府經歷不上階自承事郎轉文林郎行樞密院照磨遂陞朝列大夫浙行省左右司都事君在閩廣時憲使有以廉介為同列所構者御史劾之章未至同列即命君奪其印言綱紀不可紊章未至印不可奪而憲使亦摭同列罪狀有左

驗欲逮繫之君復言持憲度而自相詆毀非所宜憲使聽之俱賴以免連江縣有唐縣令孔戣所鑿湖溉田五萬畝戣又置並湖田百畝令民永以租入治湖隄歳久事廢君白上官徵累歳逋租治之並湖之田頼以有成又歸學田之奪於豪民者以贍士士論稱之廣東宣憲二府歳科南海番禺兩縣田出錢以給宴饗曰分田錢吏因侵漁無度以為常民不堪甚君白除之民大稱慶朝廷歳給諸郡新鈔而憲府監諸郡燒舊鈔如法舊憲

使為廣東守者獨不為燒積十五年司鈔者不得代君奮然建議燒之鈔庫官率妻子羅拜以去汀寇逼漳州君往督漳為守禦計吏欲籍民為兵君曰我為安民來奈何擾民也閱軍籍得放逸者二千使率以為備城守既固進兵擊之獲其首亂者他將略為已功君不以為言其在浙省實掌漕事江浙歲運粮三百萬石給京師而漕官恣恃勢凌州郡强取贏無錫州獨不與則誣其糧惡不宜上供以激怒宰臣宰臣怒欲加罪本州君慨

然曰吾為掾而使上官用法失平是負掾矣白遣官驗
視得實事乃觧海冦作亂行省發官粟募民船載軍往
捕之船未盡發而冦降遂議徵前所募粟君以船已為
官募而官不用則責不在船户且其旣發則食粟殆盡
而復徵之是陷之罪也不若止徵船之未發者宰臣韙
其言其在蕭山適歲祲發常平倉廪以賑民同列或泥
常執不可君曰以官粟活民何不可者盡發賑之民得
活者數萬計縣無社稷壇而風伯雨師壇前令售釋氏

為浮圖君曰吾任民社之寄此而不卹何以令為乃度
地置壇壝具准令式吏胥或執官府短長為民害咸置
之於理訟牒有及婦女者必斥去之居二年政績大著
郡府常以旁近州獄誘之讞諸暨守奉命賜老人帛慢
不親以授里胥因匿之事覺檄君按之君究其實守得
無贓罪而定罪如本條州人有東西鄰爭斫風所拔大
木者州罪東鄰東鄰不直詣府訟府以其事下君往其
地詢之則木乃南鄰無主木也乃遂以前罪罪西鄰而

木入于官其他所行事若此類甚衆會處州盜發君奉
文告招撫之既平而樞密分院治于處君留樞属因留
處者久及遷職都司則時已不可為因謝事而歸徜徉
家林或漫游金陵日以書史自娛情之所觸輒聲於詩
不屑事雕刻為工也初文公歸葬於蜀文忠文定俱葬
汝之郟城子孫阻遠不克時展省而婺之有蘇氏自少
傳始而文忠之孫給事中嶠亦嘗守婺處士乃率族人
為祠宇合祀之且表坊門曰景蘇君念烝嘗之事久或

不能繼議各割田摠其歲入以為資族人皆從之閒嘗至京師將留官于朝庶幾得將栺使由陝西道漢中以入蜀展謁先塋訪族人以通譜牒然後出歸峽經襄陽抵河南以拜二蘇公之墓而後歸而適時已多故志弗克遂年亦且已老矣每言及輒慨然君歴官法當推恩父母不可得尤以為憾誓不辱其先因自號曰栗齋言謹且畏以自志也君今年七十有二康健如五六十歲人生六子其第三子伯衡至正癸夘鄉進士有文學最

知名

左史王褘曰蘇氏之所從來逺矣唐世自趙入蜀隱約數世至宋之盛而文公父子者出及其自蜀居婺則光顯又累世當元之盛而君以生葢上下不啻五百餘年矣昔文公與二子至京也翰林歐陽脩薦之以故名大顯以其父子皆知名故時稱文公為老蘇余聞伯衡舉進士赴禮部君與俱行是時歐陽玄在翰林亦亟稱揚之而一時復以昔時稱文公者為君稱至今以為美談

也語曰莫為之先雖美而弗彰莫為之後雖盛而弗傳豈謂是耶嗟乎蘇氏之澤蓋未艾也

琊琊山人傳

瑯琊山人者姓范名常其字子權滁州人也滁為城環以平岡漫阜而瑯琊山獨巍然峙於西南去城可七八里范君世家滁瑯琊山人所為號也初君之大父酉新有學行當宋季仕不大顯學者稱之曰青山先生至君復能世其學隱居不求知於時而時亦無能知之者今

天子起兵淮右也首得滁君即杖策謁軍門上知滁人之賢者獨范君與語意合留置幕下有所疑即以問君君每以實對輒稱旨而羣雄角立天下勢未定上命君為辭以禱上帝有奉天征討慮弗合於天心等語深契上心既而上渡江取姑孰君以帥閫都事贊軍政留姑孰又移毗陵及維揚會姑孰闕守遂命君守姑孰以簡易寛厚為政居三年民親愛之既去久思之猶不忘洪武建元上既即天子位鋭意於稽古禮文命君為翰林

直學士制禮作樂之事多委之尋以病謝事去歲餘上念舊臣在者如君無幾有旨徵詣闕俾仍任前職君頓首謝曰陛下之眷臣至矣臣雖老且病敢不竭力以事陛下上每宴閒命儒臣列坐賦詩以為樂君輒操觚揮翰先成以獻上笑曰老范之詩質朴而無華不亦類其為人者乎尋遷起居注起居注者古左右司之職記人君之言動者也於是其任益親密矣君適有足疾數在告上即傳旨令其善自愛又賜以安車俾其出入勿與

衆人同時人榮之或問范君曰山人隱者之稱也今君朝夕在天子左右為侍從臣奈何用隱者之稱為稱乎君驟然應之曰子豈知人哉人之志固各有在者吾今雖忝列從臣抑鄉土之念誰能忘之顧吾犬馬之齒且益衰暮他日天子倘矜憐之則首邱之願可終遂矣是則山人之稱固吾所以志也而奚不可哉於是或者乃知其意所在云

太史氏曰余適滁登瑯琊山愛其林壑深美因問滁父

老以山所從得名或曰晉武帝平吳瑯琊王伷出滁中故山因名瑯琊也或曰晉元帝之為瑯琊王也葢嘗避地居此山用是得名以余論之伷雖出滁中未嘗駐此山山何故因而名當元帝時中國亂元帝將渡江故避居此後既稱帝江表人故即其故號為山名耳山上石墨遺迹尚存此其尤可驗者也及余考地理書見其所載各不同而李清臣言瑯琊名甲天下予故因論次范君事具著之于篇

趙賢母傳

賢母趙夫人徽姓葉氏婺之金華人也父曰謹翁用儒學起家以承務郎温州路同知瑞安州事致仕夫人幼承家學習聞詩禮之訓懿聲淑譽早見稱婣戚間年及笄歸趙氏為嗣滋字子潤之配趙氏宋秦悼王之後也世有屬籍宋亡家日以微夫人為趙氏婦逮事其舅姑克盡婦道舅姑有不悅輒惶懼跼蹐若無所容其身者而子潤純厚人也業醫常急於濟人未嘗與人較財利

用是其家益匱夫人處之恒裕如營甘旨為養曲盡其道舅姑不知家之為貧也舅姑之喪以貧故窀穸之事久未克舉夫人言及輒泫然流涕不憚動竟日亡何而子潤死夫人治喪無違禮哀毁如不欲生子潤之死夫人年四十有七矣有子四人曰古愚古怡古恒古忱而幼者猶在繈褓中夫人承其夫遺命以教子為先務躬績紡以易食以長以育其子亦不知家之貧也且日早作治家事督諸子就學夜必秉燭課誦讀至夜分不寐以為

常平昔所聞嘉言善行每懇懇與諸子言之唯恐其不有成也由是諸子皆重自奮厲植業砥行有聞于鄉邦而古怡尤勇於為義以善士稱於是趙氏自其高曾以下未葬者凡七喪夫人常為古怡言若等藉祖宗之靈克有成立而先世遺䰟猶未入土吾與若等情事之未伸天地間罪人也古怡乃奔走經營購得吉壤於北山夫容峰之原舉諸喪盡葬焉夫人曰若等今能成吾志吾無媿為趙家婦即死可以見祖宗地下矣夫人得年

六十而卒既卒而古怡兄弟益相敦睦家産日豐裕嘗異爨而食矣古怡曰不可兄弟一體耳有無不可異也乃復合食而同居焉鄉人曰趙氏之尚義其賢母之教乎夫人卒今且餘十年鄉人之稱賢母者必曰趙氏趙氏云四子者古恒已卒四女皆適士族孫男四孫女四皆尚幼

左史王褘曰余聞長老言金華趙氏宋宗室異時嘗貴盛矣國亡家遂衰趙氏不絶如綫有節婦徐者實能再

造其家而趙氏以有葢再世而又得賢母焉是何趙氏閨門之多賢也傳曰配偶福之原也家之有福有不原於斯者乎余觀賢母善教其子若無甚難行者然考其行雖詩書所載何加焉以其可以軌世範俗也故具著之于篇

字說

宋瓚字說

吾友宋君景濂之令子瓚將冠以書來告曰願吾子之

教之也予既禮辭不獲則爲製其字曰仲圭而序其說曰天下之器無不適於用也而用於宗廟之中者爲貴宗廟之器均之爲貴也吾獨以瓚爲尤貴焉是故祭莫先於祼也既祼以求神乃迎牲而畢事而所謂祼者實用欝鬯之酒瓚以注之也詩曰瑟彼玉瓚黄流在中是也以故六尊六彝凡以酌齊酒兩敦四璉六瑚八簋凡以盛黍稷而莫瓚爲尤貴矣然人徒知其黄金勺青金外朱中龍首華美而有容而不知圭以爲之柄所爲貴

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稽之於禮有圭瓚璋瓚之別而典瑞蓋曰祼圭有瓚春秋外傳亦以瓚為鬯圭是則祼之用資乎瓚而瓚之實重乎圭也吾故於宗廟之器辨其用與其實知瓚之為尤貴也吾故配名於瓚而字之以圭也雖然瓚之用以為尤貴可也而尤未免於可器也局於可器則雖以夷吾之仁子貢之達而其用有窮吾未見其可也必也充之至於不可器斯其為成德之君子矣詩不云乎豈弟君子福禄攸降吾之期于爾瓚者

不其在此歟

金存字說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予嘗疑其言為過論夫人之與禽獸相去遠矣天地之塞吾其體帥吾其氣仁義禮智以為之性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以為之教而推其用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後已視夫羽毛鱗介羣羣焉而生逐逐焉而死者相去顧不甚遠矣乎而以所謂存與不存即以人與禽

獸相去爲不遠不亦過乎及吾久而思之徵之於人驗之於已然後知孟子之言天下之至論也何也天之畀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亦曰存其所以爲人之道焉爾存之之道奈何全夫仁義禮智之性而由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教而已仁義禮智之性全於中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教由於外而後吾身可與天地並立而無媿斯其盡爲人之道焉茍弗能然則亦自遏其躬而已爾自遏其躬者非天之與我者有歉也吾

則自致之也是則名雖為人實何異於禽獸哉其猶異於禽獸焉者圓首方趾而已爾被褐食粟而已爾吾故曰孟子此言天下之至論也吾友金德元之長子其名曰存而朋友復字之曰思存吾故推孟子之說以告之嗚呼存與不存間不容髮而相去之遠若此思存其尚知所警哉

戴琦字說

錢唐戴君德剛命其嗣子之名曰琦既冠其執友高則

誠先生製其字曰景韓而其師胡龍臣先生屬予紬繹其字之之義予惟古人命名製字或因乎物或因乎事旨各不同因乎物者孔鯉之類也因乎事者鄭寤生之類也至于後世復有因其人以為名字者仲淹者王通之字范希文慕其人以之為名焉亮者諸葛孔明之名陶潛慕其人以之為字焉是故名之以紀其生字之以尊其名者古今之所重固不可茍焉而已也今夫琦美玉之别稱而宋有大儒君子曰魏國忠獻韓公實嘗以

為名公當東都盛時光輔三朝咸有一德其豐功偉烈雖伊尹周公無以尚之今戴生因其名以為名豈不以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韓何人哉希之則是故居之而不讓歟雖然慕其人而名其名將必傚其人而稱其名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後人而不先哲之是傚而欲其德之成業之就吾未之見也高先生之以景韓字生也所以教生尊其尊賢其賢之意亦既至矣生其敬承之生質美而好學夫茍充其志而

而資之以無倦强其力而致之以不止毋以先哲爲不可及而日圖企及之則其所成就何可量也生其尚敬承之哉

續喜聞過說

人不能以無過也人而至於堯舜可謂至矣而猶或不能以無過焉况其學焉而未至者乎是故聖人未嘗以有故絶人而每以改過望其人蓋其忠恕之至也故嘗論之君子之過也非有意爲之也非有意於爲過故有

過必思於速改然而君子之欲改過也其必先於知過已有過不能以自知也其必先於聞過過之在已常人所惡聞惡聞已過則人孰肯以告之人之肯以其過告之者由已之喜於聞過也是故喜聞過則必樂於知過樂於知過則必不憚於改過過而能改則寡過矣過而能寡則可以至於無過矣無過非聖人不能也聖如堯舜而猶謂其不能以無過蓋甚言無過之不易能也嗚呼由聞過而知過由知過而改過由改過而寡過由寡

過而無過此聖賢學問始終之序歟吾觀聖門弟子亦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學聖人之道者其於過行過言宜若鮮矣而喜聞過者惟仲由不貳過者惟顏子其故何哉蓋仲由以勇顏子以仁惟勇也故喜聞於過而有過則快於速改惟仁也故其於私欲能止之於始萌絶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不貳過則寡過之謂矣若仲由者雖未至於寡過夫既喜於聞過苟力行之於寡過乎何有嗚呼學者不有志於聖賢則已苟有

志焉而庶幾自立於無過之地其必自仲由之喜聞過始矣溧水劉君彦肅有志於學者也所居之室題其額曰喜聞過曰吾朝夕以自厲也京口俞先生既演繹其義以為說他日彦肅且復徵予言予因論其大要發先生之所未及豈獨復於君庶亦以自厲云爾作續喜聞過說

行狀

南稜先生行述

公諱炎澤字威仲姓王氏學者因其别號尊稱之曰南稜先生維王氏世為太原之邪人五季時有仕為節度使曰彦超者自會稽避地家于婺之義烏其後遂為義烏人所居鄉曰鳳林族大以衍世稱鳳林王氏公十世祖固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卒官恩陽令宋三百年義烏第進士者自恩陽始八世祖從用七世祖悦贈宣奉大夫二子曰永年曰喬年永年紹聖元年進士仕京師為國子博士嘗定居於濟南終中大夫知福州文安縣開

國男贈正議大夫是生通判嘉興府贈金紫光禄大夫
鑄從政郎嚴州司法叅軍儔喬年不仕是生承奉郎濤
光禄府君之子寧提舉廣東常平茶鹽贈中散大夫寅
歴知宜連藤柳峽饒江七州積階朝請大夫承奉府君
之子寓江東轉運司幹辦公事餘以賞延入官通朝籍
剖郡符者不可悉數運幹府君則公之高祖也曽祖誠
祖衛道奕世載徳弗顯于時考濟景定二年應薦為國
子免解進士妣葉氏軍器監丞夔路轉運判官蓁之孫

女通齋先生由庚之女也公生於寶祐癸丑自幼岐嶷不凡稍長治舉子業有聲鄉邦既乃肆力於聖賢之學蓋自恩陽府君受業安定胡先生之門厥後累世皆顓門為儒淵源之傳既有所本而通齋為王大父學於徐文清公僑文清考定朱子門人也其風聲氣習之所傳感發尤多矣公當運去物改之後窮居約處操行益堅殊無仕進意開門授徒户外之屨至無所容久之部使者薦其行義乃起為東陽常山兩縣儒學教諭遷石峽

書院山長所至皆以善教養得士譽居石峽歲餘即棄官而歸於是年已幾七十矣優游家林日以經史自娛祁寒盛暑手不釋卷然常苦嗽疾至順壬申八月十三日竟以不起享年八十公性端慤狀貌偉然言論磊落如震雷驚霆傾豁洞達而見諸行事平直正大又如青天白日無所隱蔽人莫不畏伏而敬信之於書無所不讀唯求通其大義為學者講說不支離穿鑿以為精其文質直簡暢而理勝為主詩歌則思冲澹而氣渾厚緣

情托物一以寓之雅不屑事雕刻藻繪以為工也所著
摠二十卷曰南稜類稿藏于家初進士府君無嗣為之
嗣者不克紹其業更選於族人得公以為子田廬俾公
盡有之公固辭曰夫為人後者貴能紹先業耳田廬非
所計也而田廬或不均先業未有不因以隳者進士府
君賢其言卒成其志族黨素以是多之公娶傅氏先三
十年卒子男二人長良玉浙江鄉貢副榜進士為衢州
常山縣儒學教諭次良珉女三人適傅保許俊傅亨孫

男四人裕禕補初皆業儒女一人適俞有慶公卒後其年十月日葬于縣南崇德鄉湖陽山先塋之次以傅氏祔嗚呼公葬既久而懸繂之石猶無文以刻流風餘範日就湮没禕實懼焉是用疏其平生梗槩及世系里貫年壽卒葬之詳如右尚維有道德能文章者論次而褒顯之不朽之託庶幾有在云爾

謝君章行述

君章姓謝氏諱焕君章其字贑之寧都人祖諱復新父

諱仁居皆隱德弗仕君章少好學長通儒術而長於詩志倜儻尚氣節與人交不務爲苟合論議不肯詘人下年二十有三挾所有遊京師京師賢士大夫皆樂與之交居頃之一旦告所與游者曰吾無故而心忽悸得無吾親或有故乎即徑歸至家母果死君章服喪盡哀既免喪建昌府經歷清江彭君某聞君章名遣幣馬迎之爲其子師翰林待制京兆杜公本嘗過彭君與君章話甚合戚稱道之未幾彭君死君章不遠數百里護

其喪以還既而里居欝欝不樂乃復遊京師名譽益聞諸公間户部司討達爾瑪君慕君章之賢親執弟子禮居數歲意倦游又徑歸屏居故廬若將終身焉今國子助教大梁黄君昭為令於廣之新會有政聲君章以事踏其邑一見即相契惜君章之才不得試乃資而勸之又復遊京師至是達官要人多有知君章矣大都留守判官段君定僧首闢館延君章君章與段君處凡七年段君所以為君章地者甚至既以名力薦于殿中侍御

史額森呼圖克君而集賢直學士始興麥公文貴復列其學行薦于丞相太平公於是丞相方鋭意收用天下人才額森呼圖克君以丞相子又樂推轂士父子間得君章喜甚亟欲甄録之會麥公有疾君章感其知己躬親鬻藥若子弟然因染病反就寓舍遽不起至正九年二月四日也行年四十有一段君為具衣衾買棺以歛殯于文明門外是歲六月其子高生適從君章之友南豐張君烜來京師將奉柩以歸而貧無以為資段君為出重賻

而黄君復來謁選乃與張君及四明倪君鉦共經紀之蓋倪君久交君章與張君皆勇於為義者高生賴之故克歸葬于其鄉君章娶黄氏子男二人長即高生次賢生君章之游京師也嘗有諸王名見君章君章見之引卮酒為壽王坐飲不為禮君章復引進酒曰王宗室重臣視一介布衣不翅草芥嚮之不禮於僕固宜然布衣以分則賤以道則尊故與王公實敵禮然則王雖尊不宜於僕不為禮也今王誠能致禮於僕則尊賢下士之

名王有之矣王歎賞其言爲避席以飲授經郎臨川危君素嘗偕君章謁時貴危君謙退固讓不敢坐上坐君章笑曰吾布衣也貴賤之際無所嫌敢坐諸君右遂坐上坐無所詘蓋君章平日豪俠自負類如此人用是多之然亦因是無所就以至於死亦可哀也巳予因述其行而著於篇使世之人如有如君章而不得遂其志者其皆全矣夫善於文者當必有所發揚使君章託以爲不朽矣

趙君行狀

君諱必璇字仲賓姓趙氏九世祖曰宋周恭肅王元儼建炎初其子孫隨蹕南渡有官至開府贈少保者譜軼其諱始來居蘭溪子孫遂為今蘭溪州人高祖諱不棄通奉大夫太乙宫使曾祖諱善素武經郎主管建康府崇禧觀祖諱汝鐈通春秋學授迪功郎充國史院檢閱累任州縣以練習法令中其選轉從政郎潭州司法參軍自司法而上既遠有屬籍且世以文章起家簪紱蟬

聯極鄉閭之榮盛考諱崇晉承宋學淵源之懿鬱為醇儒未及仕而國事已非乃隱德不耀有子三人君其次也君性警敏而量寛弘局度凝重循循退讓有古人風讀經史能通大義善於辭令終日言論亹亹不倦而談辯捷出如珠貫矢發皆中倫理其分剖是非商確成敗又如燭照數計而龜卜莫或有遺聽者靡不厭服自幼為祖母徐夫人所鍾愛夫人年踰八十猶康疆無恙君致養唯謹嘗寢疾便穢手自浣滌奏圊常抱擕之夫人

感其志行朝夕以籲天而語人必嘉嘆不已及夫人與考君相繼殁君服喪哀毁窀穸之事力經紀之不以煩諸父昆弟後家日饒裕歲時祭祀未嘗不追慕流涕痛親之不待而奉養之不逮也君年壯盛時尚氣節為人排難解紛不遺餘力親戚里黨聚訟方殷君一言之頃能使之忿釋怨消由是有構爭者往往不直于官而唯君言是直同里蕭氏伯仲於君為内外兄弟以分財不均致訟賄賂盛行互結勢援君中立不阿左右救援卒

全其家來仕是州者賴君明達政體熟諳物情有疑事必從君詢訪而南行臺侍御史洛陽秦公江西廉訪使范陽張公與君交尤深君至晩歲乃専事沈默務為含容與物無忤人有忤君者亦不以介意無賢不肖皆得其驩心大飢貸細民粟適歲大祲無所償次年有秋咸倍息徵之君歎曰比歲民阻饑得免於流亡者十不二三今雖小稔忍即重困之乎凡貸於君者盡原其息為粟九百石大盜逼境居民逃避山谷閒無賴之徒託名

團結因事摽掠事定皆抵罪君凡所至必諭之禍福相率相化得遠於罪戾者甚衆君平居撫族姻有恵接賔客有禮慶弔之儀不廢於閭左鄉黨益以是多之其故第在州南更即舊趾以建新宇將終老其間自號曰松坡人因以松坡處士稱之焉初君少遭多難每以不及力學為恨常謂今逢時休明家幸給足苟不篤於教子何以迓續先世之遺緒哉於是米鹽細故皆身任其勞而使其子良恭專意於為學受業鄉先生禮部郎中吳

公之門鉅儒鴻生如同郡待制柳公修撰張公博士胡公及待制京兆杜公著作永喜李公道由是州即訪館舍以欵延之良恭益用是磨礱浸灌克成立以文學知名于時矣至正乙未之春君始感嗽疾久醫弗效起居如常時一日忽語家人曰吾其逝矣即起盥手足整衣冠正身而坐問日早暮衆以夜漏方下為對君曰不及明矣良恭在旁雨泣告之曰死生之理如晝夜然吾年幾七袠死亦何憾然吾家詩書之澤垂三百年汝能以

文學亢吾宗不啻足矣毋徒以泣為語訖氣息奄奄家人號呼良久復張目正視揮手止之翛然而逝七月己丑也享年六十有九君娶徐氏婦道母儀各盡其至子男一人即良恭女三人長適朱淳次早夭次適龔泰孫男二人友直友諒女四人長適潘倚餘在室君為人操履端慤存心制行要以不欺為本有恩於人而無德色有善於已而不自表暴故識與不識服其長者然其德充乎器智適於材誠使推其所有出為世用則其事功

之建當有大過人者顧乃韜光自閟晦迹弗彰其所有者僅著於一鄉而不及庸顯於當世此知君者之所為憾至其死生之際不惑如此則雖知君者固亦莫能究其所造也嗚呼若君者誠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矣良恭將以丁酉二月壬申奉柩葬于州南銅山鄉塢口之原謂其友王禕曰吾不肖不能立身行道以顯揚先人之令名而先人又生無爵位不登名於史册大懼泯没無所託以傳于後然墓宜有銘阡宜有表用以昭揭其

潛晦惟是志業行誼及世系里貫年壽卒葬之詳子尚為我序次而書之吾將有請於當世有道德能文之君子采擇而論撰焉𬙊不敢辭乃為具疏其實如右

江夫人行述

夫人姓江氏諱愛世居於燕譜牒墜軼序系莫詳年十有七歸溫之永嘉陳氏為贈中順大夫同僉通政院事騎都尉追封潁川郡伯諱芹之配初國兵南伐通政府君之父自中為宋大都督府行軍司馬提兵拒守汾水

闗執節以死伯父宜中爲宋右丞相兼樞密使悼宗社之淪覆棄官浮海去不返通政府君與其兄葭弟滸俱幼育于外家婺之蘭溪楊氏世祖皇帝既取宋命物色丞相子弟之留江南者楊氏乃以通政府君兄弟歸於京師葭先卒滸寖長賜名年扎克策喇實事成宗爲榮祿大夫宣政使武宗尤眷遇之特拜銀青光祿大夫大司徒仍以宣政使兼延慶使佩三珠虎符領土蕃宣慰使仁宗臨御之初司徒以官一品推恩三代於是曽祖景

彥贈中奉大夫秘書卿護軍追封永嘉郡公諡安惠祖春贈資德大夫集賢學士上護軍追封永嘉郡公諡恭僖曾祖母王氏祖母楊氏並追封永嘉郡夫人司馬府君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温國公諡康順母楊氏封温國太夫人初通政府君與司徒同侍上左右俱被恩寵猶未及仕奉詔至蘭溪追復故業而不幸遽以疾卒夫人所生子曰阿爾孟格早以門功入備宿衛受知于今由奉直大夫大都留守司判官陞朝列大

夫副留守乃援著令命府君以今階官勲爵而夫人從
封潁川郡太君夫人幼秀慧能通孝經論語孟子諸書
大義事府君極恭謹府君既没治喪無違禮撫其孤既
慈且嚴每謂陳氏故相門不可使廢學至鬻簪珥爲貲
延師以教之治家有法親踈無間言平居留意於梵典
日誦金剛諸經既嫠居以靡他自誓因斷髪爲比邱尼
事聞宮掖賜名淨行俾祝釐内祠歳給衣糧及侍從者
五人至正八年十一月疾作明年五月疾革遂以其月

某日終于京師安富坊之寓舍壽六十有三子男一人即阿爾孟格女一人曰娟亦為比邱尼居禁院司徒之子曰達幼孤夫人鞠之如已子至是同阿爾孟格奉柩南還而已又明年二月日附葬于蘭溪某鄉某原之兆先是夫人屬疾宫中問勞甚厚及至葬上命賜賻楮幣為緡者五千中宫所賜半之惟夫人生有淑德嬪于名閥遭值家難而能曲盡婦道陳氏之不墜夫人實為有功不宜無辭以昭示于後嗣謹用纂述其梗槩使立言君子

得詳焉

元中憲大夫僉庸田司事致仕王公行狀

公諱文彪字君采姓王氏系出太原其先祁人也唐末有諱彦超者官爲節度使因避地居婺之義烏所居鄉曰鳳林子孫蕃衍世稱鳳林王氏宋初有自鳳林徙居金華郡城者五世而生本贈太師追封魯國公魯國生登政和二年進士奉議郎知湘陰縣贈太師追封魏國公魏國生四子師醇鄉貢進士贈奉議郎師心政和八年

進士累遷給事中兼侍讀權吏部尚書除顯謨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爵東陽郡開國侯贈特進謚莊敏師古亦鄉貢進士師德宣議郎贈太師追封楚國公莊敏生四子其第四子為福建轉運司幹辦公事汾實與丞相魯國文定公淮為從兄弟幹辦生二子其次子杓通判嚴州實與魯齋先生文憲公柏為三從兄弟通判公之曾大父也大父偕父庠皇贈從仕郎建德路分水縣尹母郭氏封恭人自通判仕嚴因家焉

其後遂爲嚴之建德人公資性穎粹幼篤學能通經史大義年十六以選掌郡學錢穀尋見推擇補郡府史繼遷杭蘇二郡杭守王仲温名卿也器公爲人以遠大期之遇以賔禮大德丁未杭城飢公理賑事所活數萬人用薦者陞浙西憲府掾會有例憲掾南人不得用復吏紹興貢舉法行就試不合又吏處州陞浙江行省理問所令史延祐庚申出爲掾福建帥府用年勞上名中書泰定丁卯授從仕郎温州路瑞安州判官役法久弊公

詢諸土俗咸謂義役為可行即爲第其富貧均賦之民大稱便大府因諉公賦旁州平陽役不閲月而畢其民稱便如瑞安二州役法皆久而不廢杭之鹽官海岸崩行省檄諸州遣官修治之公被役董其役不踰期而事集宰臣察其廉能辟行省掾吏其所掌多重獄每抱其獄稟堂上有所疑議無不立決者别曹事務常兼領之投牒求仕者資其造就尤多元統甲戌除承務郎處州路總管府經歷賛佐守貳鈐束吏屬大小政務趨辦以

期舉無鈌失者其年朝廷遣官録囚行郡國公為平反寃獄得免死者十九人莫不稱其明允後至元庚辰遷贑州路揔管府推官刑獄無重輕必究心為窮竟平反者尤多凡經其讞議人自以不寃贑所屬二州八縣其民好鬬而健訟往往貧者殺子女以誣巨室富者養窮人為親屬殺以害仇家相習成風為害滋甚公下令嚴禁之有犯者無論情輕重悉坐死三年之間民用不敢犯習俗丕變於是朝廷重吏守令之選部使者交章舉

公堪其任至正丙戌除天臨路湘鄉州知州换階奉議大夫湘鄉界在大湖之表而臨於桐溪其民頑悍素號難治公至則一用禮義化之作為教條約民與共守又刻小學規程之書使家習而户喻學校久廢乃集俊秀子弟延名儒為之師使肄業學中又新作禮殿置雅樂聲名文物觀聽聿新州故别有義學學田五百晦豪民占其田而屋亦壞公為追積年之逋租而勸好義者更新之置師弟子員其體如州學士風翕然田政久不理

大家與吏胥並緣為奸利詭匿其稅額以避徭役而受役者多閭左之民公為括其實俾自陳毋有隱即有隱没田入官既得其實乃定著于籍用為賦役之差富貧以均民心悅服所在荒田募民有能耕墾者三年租稅勿有所與而境內無曠土塘池陂堰修築以時水旱不復能為菑矣先是隸夫邏卒持文書行村落間需求貨賄雞犬不得寧又民有寃詣官欲自訴者奸胥輒把持之或嗾無賴之徒誣人以非罪公灼知其情痛繩以法

且禁在官之人悉不得下鄉凡以訟至庭中者是非曲直立為辨決鈎深索隱動中其肯綮而原情制罪一本乎寛恕民有鄧辛者以造偽鈔繫獄公鞫之初無左驗也破械釋之有胡正者告其姪不率教撻之因縊死驗視之其死非縊實正踢中其腎致死也當正以本罪有譚公保者二歲而孤家產不貲盡占於叔父公諭以理即以還公保有唐用者以養女嫁陳福為贅婿因勒福為奴福不服則誣以他罪公問之得實俾福引妻歸本

家有豪胥以女許嫁王必忠既乃悔之歲久不成婚必忠以訴公命以中人家禮納其幣當日即成婚豪民陳清素武斷鄉曲握持官府事家貲累鉅萬復衆募奸人僞造鈔其家久輒殺其人以滅口陰結大官為勢援所為不法人莫敢誰何公發其罪惡父子皆坐死仍籍其家而還其所占田土于民大抵公之聽訟斷獄無問事輕重當避嫌苟得其情片言以決一日坐廳事有牛突入膝跪而淚墮公語之曰若有寃乎苟有寃若第往乃

令人踵之往牛至屠家而止得私屠牛者痛懲之以已貲贖其牛而申嚴私宰之令咸謂公有神明之政矣會鄰郡武岡寶慶猺獠反朝廷連歲用兵討之軍旅使客皆道經是州公督運粮餉十餘萬石營辦軍器亦以鉅萬計州非驛道無傳置且舟楫不通轉輸供億之費悉資於民公賦之有方不擾而事集不足捐以俸錢三千緡佽助之故民雖勞而不怨大軍之討賊也不能習知山川之巖險以故持久無成功公募凡敢勇諳武藝習

知谿洞形勢者助官軍戰數有功復令大家集民兵阨塞之處戍守之民恃以為安著令民有鰥寡孤獨者居以養濟院而院廢甚公既重為飭治又新作捕盜司及賔館迎恩亭而神祠佛刹所當理者亦為之新又定勝廣濟虞塘三石橋悉繕完之其役尤鉅由公使民義故民樂於趨事而赴功土俗拘陰陽家説親死或三四世不葬公與民約限六十日皆就葬不葬者以不孝論宿柩得入土者餘二千有客使其州𣟄櫝不能葬者則為

擇地以瘞之賜高年帛必手選厚繒面授之俾受實惠焉公在湘鄉三年信義既明威惠並著教洽化孚變為禮讓之俗倡優屏迹道無行丐之人兇頑之徒更相教戒習為善良曰吾苟為不善何面目見王公耶龔珏有隱德仇演有孝行皆表聞于朝雨暘風火有禱即應又數有芝草之瑞入其境民情舒以和有熈熈之風焉於是治行於湖南諸郡最以年七十致其事士民相與告大府願留公毋行日千餘緇屬於道塗憲帥二府咸止

公必竢乃可去公為之勉留明年庚寅力辭而歸民庶攀留塡塞路道號泣而別相率立公生祠三十餘所又編大夫士所頌歌鍥于梓為甘棠集列人民所慕思鐫于石為遺愛碑公既東歸日倘徉於家林適時多艱行省承制起公攝建德路總管府治中敦迫就職不容辭避而有攝郡守者方專權自用勢不相下則搆危言以中公賴省臣辨其誣事遂解而公竟以疾卒于杭之寓舍朝廷除公中憲大夫僉肅田司事致仕命下而公不

及待矣公生于至元戊寅二月十九日卒于至正癸巳
正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六以其月二十七日歸葬建
德縣西青山之原公狀貌魁梧衣冠偉然剛正之氣動
形於辭色遇人待物一以誠敬無少間節操廉介門無
私謁在湘鄉時有二官塘漁利歸于州守公曰官利乃
可私用邪斥去不受故談者謂其如朱絲之直玉壺之
清家居奉祭祀悉遵朱氏家禮事其母備極孝道教其
子皆有學有文公元配方氏封恭人子男五人淵用止

善建中壽康尚雄女五人適姚至能吳昇齊唐卿姚昂
朱元澤馬元達孫男十四人穡稠穆秉稟積穀穎穥穉
秩穟種程女九人惟公生于文獻之家夙以材自見拾
級而陞爰有祿仕能名異績所至著聞晚乃專任民社
之寄克以所學施於有政觀其化民成俗本乎禮義以
為治雖古循吏如文翁之治蜀韓延壽之治渤海何以
尚之公歿且葬而世系官代治行之詳未及有所登載
建中以告禕曰先人之所不朽者維文字是託失今弗

圖恐遂湮沒豈無他人以惟子也屬𩔖不敢辭乃撫其實具書之庸竢述作之家採擇而論次焉

故叅軍縉雲郡伯胡公行述

公諱深字仲淵姓胡氏系出漢安定宋初有諱楝者自潤之丹陽遷處之龍泉因家焉楝生璠璠生文虎文虎生竦竦生晟晟生滂滂生衢州錄事叅軍松年松年生鄉貢進士應辰應辰生温州樂清縣令琇琇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見大則公之曾祖也祖諱堂妣李氏考諱

鉦仕元為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妣趙氏公生有竒質讀書過目即成誦貟外府君早嵗宦游京師公甫十嵗而季夫人與趙夫人相繼没公侍大父撫幼弟艱難刻厲以自植立而學業益以進下筆為文數百言可立就弱冠游京師適貟外府君仕高麗乃往候焉居久之貟外府君捐館舍而繼母實生弟海年尚幼公泣謂海曰天禍我家我父棄諸孤萬里外今我奉匶南還爾其留此以事母他日我當復迎吾母與爾矣舟行一

日泊大崕下夜夢父老語之曰此崕且崩宜急避驚覺趨移舟俄傾大風雨至崖果崩墮水聲如萬雷霆人謂此其孝感所致云既歸葬遂廬于墓左悉取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謀醫藥術數卜筮佛老之書而研究之然於醫尤精常曰窮而在下者不能及物唯醫可能濟人耳乃建藥肆市中有以疾病來告者輒與之藥弗與計直也至正壬辰江淮俶擾盜賊蔓延閩浙間由建之浦城松溪入龍泉公嘆曰浙水東地氣白矣生民無所賴

禍將及矣乃集鄉民共為守禦計而結寨於湖山於是處州境內民相挻為盜江浙行省調萬户舒穆嚕宜孫戍處州辟公參謀其軍事一見懽如平生舒穆嚕公喜曰吾事濟矣胡公籌策今無與比區區小醜不足平也即檄屬縣募壯士為軍十日間得數千軍于竹口傳檄賊中曰爾等皆良民因詿誤故為亂棄仗即仍為良民耳賊中傳相謂曰胡君長者其不欺我盡歸之盡燬器械相率肉袒來請罪公一綏之以恩餘冦次第而平歲甲

午十二月舒穆嚕公還臨海公亦歸隱於湖山三月温州戍卒韓虎陳安國殺主帥據城叛行省命宣慰使恩寧普討之道由處州辟公計事公與語意合軍事請公參謀之公曰除暴所以救民今温城叛者止一二人若破其城玉石不分如平民何此宜以計取不可以力攻也乃遣辯士入城説其黨曰韓虎陳安國悖逆亂常今王師致討大兵四集旦夕即攻城雖金湯無不破者若等胡為為賊守自取作虀粉耶今將軍念若等未忍即加兵

若等能去逆效順悉從原宥茍稔惡不悛城一破悔無及矣其黨聞語已咸相向泣曰吾屬自度皆旦暮鬼耳今乃蒙將軍開生路敢不惟命六月果殺韓虎等以城降温城濱海民以漁為業是時城閉者三月民貧甚公即請發粟賑之事有不便者皆為之更除驩聲載道曰吾民早得見胡君豈至顛沛如是耶恩寧普公欲列公功以聞於朝公謝曰幸遇明公為知已得效寸尺志願足矣何以功為既而恩寧普公以行省參政總兵番易

復辟公與俱行軍務無巨細悉諉之信任之者益至歲丙子六月青田潘惟賢華仲賢聚衆為亂聲言攻龍泉縣長吏聞風遁賊遂焚縣治公之師曰王先生毅與門弟子集義兵擊退之縣長吏及里中惡少年疾其功因害王先生公時在番易聞之馳而歸語同門友曰昔毛術能為師復仇吾徒顧不能耶乃引兵執害王先生者盡殲之遂從事于青田而麗水之浮雲泉溪賊並起歲丁酉春縉雲之黄村松陽之白岩遂昌之大社無籍之

民盡為賊勢連結不可遏行省丞相喀喇公承制以舒穆嚕公為行樞密院判官分院鎮處州既至即假公本院行軍都事統兵以討亂九月攻泉溪賊寨拔之十一月又平浮雲歲戊戌正月白岩賊來降五月縉雲賊亦平八月移師攻遂昌賊酋周天覺方友元傾其巢穴出迎敵公望見笑曰此非天授我乎使賊堅守窟穴未易即殄滅今日之來送死必矣乃分部諸校以正兵與接戰以奇兵左右翼夾擊之别遣游軍入山搜其伏匿比戰

賊三面受擊大敗斬首數千級生擒八百人獲方友元梟之乘勝直擣大社周天覺降乃班師歲巳亥秋以兵討青田賊黨金徳安誅潘惟賢兄弟以降於是處之境內諸賊悉平矣先是國兵取浙東衢婺既下獨處州為舒穆嚕公所守不肯降是歲冬今上皇帝遣僉樞密院事胡公大海由間道取處州舒穆嚕公出戰敗北大軍遂入城而分兵取屬縣未附者公時以假元帥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兵欲閉關為拒守計四縣士民咸請于

公願内附以全民命且曰公治兵十年勤勞亦至矣而
朝廷未聞有一命之錫國家則負公公何負於國哉公
知時事已去不得已挺身見胡公而四縣因得不受兵
上素聞公名驛名至南京待以殊禮居無何擢中書省
左司員外郎上日與公議論天下事公有言上未嘗不
稱善也歲庚子秋命公相龍灣虎口形勢築二城以衛
京師工不煩而事以集歲辛丑秋有旨命公還處州招
集舊所部將校士卒以從征西歲壬寅春從上平江西

命公以親軍指揮領兵守吉安會浙東苗軍叛婺守將
既被害而處城亦為其所據上命公以所部軍馳還復
處城比至城已復即除公浙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
揔制處州軍民事時山寇乘苗之亂往往竊發公隨方
掐捕凡首惡者盡誅之於是守兵猶單寡公募之得勝
卒萬餘人軍需糧餉雖取給於民而民素受其惠咸樂
輸之無敢後時江西俱食浙東鹽而有司十分抽其二
商賈絶少公請二十分取一從之販者乃通軍用以給

歲癸卯春諸暨守將謝再興以城叛兵犯東陽平章李
公擊却之公引兵去赴援因建議以謂諸暨浙東藩障
諸暨不守則衢婺不支矣乃度地距諸暨五十里五指
岩下别築一城不旬日而成樓櫓壕栅靡不畢備上聞
諸暨叛遣使議别爲城守計使者至城已完上嘆賞不
已已而浙西將李貞大舉入寇兵號六十萬頓城下城
堅不可攻乃引去上念公立城之功遣名馬賜之青田
之廬茨地接閩境人素獷悍恃其地險惡屢叛屢服至

是乘我師在外復為寇公還引兵直抵其地二十年逋誅之徒悉就殄滅人咸快之歲甲辰秋温州方明善取平陽時平陽已為我所有公出偏師復之并復瑞安所侵地而親領大軍攻温州明善窘蹙乃與其叔國珍議納歲貢銀三萬兩有旨俾班師公乃入覲上欲遂柄用之公以邊境未寧願還守外以自効時上既即王位乃除公王府參軍仍總制處州等翼陞辭上諭之曰俟閩浙俱平當還汝中書矣歲乙巳春福建陳有定來寇邊

公率師往征之遂取建之浦城既而建之崇安建陽二縣亦俱下上遣使賜以所御名馬將士賞勞有差建之守將阮德柔以兵四萬屯錦江實出我師後公還兵擊之破其二栅有定大恐盡率精銳來圍我營公突陣與決戰馬蹶因被執有定既得公甚相禮待公因具道主上神聖四海歸心羣雄樂為之用且援竇融歸漢故事以撼之有定初無害公意會元使至督迫之公遂遇害于福州得年五十有二訃聞上痛悼不已遣使即其家

祭之命中書議加恤典追封縉雲郡伯有爵而無階官職勲者有司之制未備也公天資穎抜智識絶人其於藝術弗學則已學之無弗精詣者性倜儻好施予賢士大夫有貧乏者傾槖以餽之弗吝也其守鄉郡凡五載馭民一以寛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僇一卒恩惠在人甚多故其没也聞者無不流涕鄉人為立祠以祀之公先配項氏先五年卒生二子長曰禎今為宣武將軍僉處州衛指揮司事次曰杞女一人適同里章存厚繼室楊

氏故中書左司郎中元杲之妹也公既没之二年禎等乃刻木為象具衣冠以葬實附于園原先塋之次會國兵既取閩俘有定至京上命禎臠其肉以祭公禕辱與公交二十年知其為人學贍而才裕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遭時叔季未及有所樹立及既結知眞主庶幾有以自見於事功矣而昊天不弔不及竟其才之用以究其志之所欲為豈非其命也夫公當定謚於奉常立傳於國史而勒銘於神道然行狀久未克為於是禎來以

為請誼不得辭謹為攟摭其平生大凡而寔是書之雖於
公之穎識淵度無能有所發揮庶幾無愧辭者矣

王忠文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忠文集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劉家瑛

欽定四庫全書

王忠文集卷二十三

明 王禕 撰

哀辭

陳仲晉哀辭并序

仲晉陳氏諱滑仲晉其字也其先趙州晉寧人五世祖忠私謚茂行先生四世祖安贈資德大夫在金皆不仕入國朝至忠定公天祐文忠公天祥兄弟而仕乃顯忠

定仲晉曾大父也大父夔芍陂屯田萬户父思讓晦德不燿而從父思謙令為淮西肅政廉訪使自屯田官於衢因留居焉故仲晉今家衢之龍游仲晉少英俊讀書善記誦年十九用例入國子學為弟子員既滿年積分入優等當釋褐授官會丞相廣平王開監修國史府仲晉見推擇為掾史及王罷相遷掾史宣政院亡何宰相聞其才擢中書省掾史著令凡以布衣為一品府掾者悉歷九十月得七品官或轉而掾中書出身即得官六

品於是仲晉歷月已通及八十不幸遽得疾死其死以至正十年某月日得年三十有七先是仲晉在宣政從帝師至五臺山風土不宜因感羸疾明年入京師扈駕上京往來勞勩感疾益深既還京師疾少間宰臣趣起治事而仲晉所掌有重獄獄成抱具獄稟堂上自朝及夕力不能堪歸就寓舍疾增劇遂以不起仲晉操廉介家素貧又久病既死囊無留貲中書援故事給錢為賻同舍生又相與合錢始克買棺以斂而返柩南方嗚呼

是可哀也已始予識仲晉錢唐一見如平生驩厥後同客京師情好尤篤每相見輙竟日談論傾盡底裏誼若骨肉然然仲晉為人倜儻不立崖岸其與人交皆然非於予獨然也今年春予將南還往別仲晉怪其形神消耗已甚為之怵然心固憂其必死南還未幾則聞仲晉果死矣夫以仲晉之才之美使有所就以行其志固亦何媿而天者使之止於若此嗚呼是誠可哀也已仲晉無丈夫子有弟濬仲深亦與予善因為哀辭以寄予哀

以慰仲晉且遺仲深云詞曰

噫嗟仲晉歸來兮衢之上水清土且温子家三世居此兮有屋并有墳有親在堂望子顯榮兮及其身子今死矣孰繼爾後奉二親人孰不有死兮哀子之死良可嘆爾居甚良兮九軌之涂推爾轅爾壁有藉兮裼襲既備乃棄捐方巹而享遽閟以折兮彼天胡不仁匪天不仁兮窮達壽夭繫於命宰臣卹爾友朋念爾贈金孔多兮返子之柩衢之濵子宜有知兮順爾之命心無寃噫嗟

仲晉歸來兮爾家有屋有墳安爾神

王處士哀辭并序

遂昌有隱君子曰樂天處士王君鑑翁字子明性資粹夷風裁儁茂外沖遜而無棨内淵廓而有容秉操尚乎剛貞植學務於敦實蓄志藴業弗狥於功名閟蹟銷聲甘老於丘壑終始一節蔚乎可觀初君之大父嘗創義塾淑其里閭仁厚之澤流衍無斁及君益繼先志務推惠利以及一鄉凡鄉之人服其言行事有不斷必求直

於君得其片言無不愧悔母氏遘疾欒弗能效君露禱北辰刲股和糜而進之疾以遂瘳幼失所怙季兄教育之甚至君事之猶事父也其孝友著於家庭信義化於鄉里大抵此類吏考其行可謂有德之君子已君之卒也二子滋浚能以禮葬太史宋濂氏實為之銘而浚復徵言於褘惟昔眉山蘇明允卒其子軾轍既請銘於歐陽公又屬其友曾公鞏為之詞曰銘以納之壙中詞以表之墓上也褘於浚為友誼弗敢讓乃為詞以哀之其

世系行業之詳已具於銘者弗復道也詞曰
括蒼之山沓嶂複嶺摩蒼穹蜿蜒磅礴孕靈蓄和粹以
融抽英拔精良金勁鐵礦在鎔少微垂象晶采霍翁上
下通光氣膠葛厥生偉人居其中猗處士君産才甚鐖
器甚豐神完志暢維内剛直外謙冲抑遏不振匪世不
用時不逢閟全葆真以樂其天樂其窮既孝以友既信
以義達家邦是亦為政豈必智名并勇功緊古之人大
丘少室將毋同軌世範俗庶幾永遠承休風期頥未迄

胡為一疾遽長終嗟鄉之人懐仁戀德誰適從白雲寥寥青山寂寂儀型空鳴呼悲乎詞不多薦哀恫

汪元明哀辭并序

嗚呼元明諱祀汪姓世居金華予友也年四十有八不幸以至正十二年二月十八日得疾死元明長予十七年予年十九時識元明一見即定為忘年交時予方鋭於為文元明輙語之曰以子之才當有所就然涵養之功未至文不可以徒為予竊心服其言而不能從也自

以後予出走四方不及與元明常相會即會則必彼此以文字絜長較短各盡言乃已於是予將藉元明為益友以底於成而孰謂其遽止於斯也嗚呼予觀士之窮無如元明矣元明幼孤貧無以自存異流賤技業之以為食既乃重自激厲刻苦問學業成遂開門授徒用其束修之入為歲計而其弟貧尤甚元明有所入必分給之且身為邢氏贅婿邢氏之老皆仰之食平居飦粥或不繼而元明處之常晏然既死家無一錢凡棺斂與葬事皆

朋友事之有男生始再期朋友又為賣其所有山得錢買田五畝畀其妻以為贍嗚呼士之窮無有如吾元明者矣始元明受經於文懿許先生人固已知元明其後復奉書贄今侍講黃公故修撰張公而游其門及待制余公持憲節浙東見元明所為文尤加奬譽由是元明名聞薦紳間求文者多之元明而元明亦喜於自見因以發其所藴蓄然亦頗用是自負與人辨論必如其說乃已稍不合則形諸色辭而其所以自負者人或莫能

知也葢維其修之勤故其文有以著於人見之確故其說無以詘於人人之知元明者望之甚重而孰謂其遽止於斯也嗚呼士之窮無如元明而能卓然自立以表見於世亦無如元明矣予既傷元明之窮於前又懼其泯没於後也作辭以哀之辭曰

維窮則亨兮天理之常何君之生兮乃卒於窮伊世之人兮莫不有逢官爵榮顯兮寶物又豐車馬衆多兮食有牛羊姬侍列屋兮子孫滿堂雍容歡忻兮既壽且康

彼何人斯兮享兹福慶何君之窮兮曾不少享妻孥饑
餓兮腹或不充志願坎壈兮終身遑遑曰道為華兮學
以為榮文章孔有兮又有名聲身則雖窮兮其存者長
即此較彼兮彼猶粃糠造物之施兮孰謂不平嗚呼哀
哉兮君則既亡朋友遲君兮嗟君不揚交游零落兮我
將焉從雙溪之水兮其流湯湯人之思君兮曷其有忘

衛處士誄詞并序

維至正十四年四月九日華亭衛處士諱德嘉字立禮

卒享年六十有八以卒之月二十九日葬集賢鄉余山之原處士之卒也先一月語其二子曰死生晝夜之道吾所素聞四月九日之夕吾其逝矣已而果然鄉里之人無賢不肖皆為之咨嗟流涕曰處士厚德之君子也今亡矣乎蓋處士生於名家負其淑質有温恭之德有周通之才而重自葆閟不樂仕進初左丞郝公嘗見推擇辟充從事宣慰羅公復加薦舉署儒學官皆以養親辭不就厥後都水任公其外舅也俾居列曹掾則曰仕

而得祿以為養也今吾親已矣猶為是乎於是藴材懷德不復施用躬其文獻上跐美於先世充其基業下垂裕於後昆善始善終隱然為鄉邦之望孔子所謂吉人孟子所謂善士處士有之嗚呼如處士者其誠厚德之君子矣處士生既不有爵位没苟無以振其幽為善之徒將曷知勸是用序述其私為之誄焉詞曰

衛以國氏其宗蟬聨華亭之支由汴來遷始遷伊誰自宋建炎其諱曰僑實為王官子曰宗武繼踵髙騫躋階

朝散分符外藩朝散有子是之謂謙象數之學造於微
玄際今熈朝世禄益延别駕永嘉仍有譽聞行休委祉
承之宜賢是生處士餘慶之緜猗歟處士毓秀名門厚
質岐嶷淑資粹醇六藝之書百氏之言咀其英華闖其
根源旁搜博覽旣肆以涵不託詞章巧為雕鐫反諸其
身厥德乃完内方以正敬而能嚴外和而周弗徇以偏
無瑕之玉匪刻匪劌至和之音不濃不慸推之於家有
倫綦然孝以事親敬以奉先晨昏温凊時其旨甘歲時

祭祀哀思致虔夫婦之際閨門之間肅焉如賓執禮不愆友于二季篤其愛恩鞠育從子教之成人益廣厥施以芘宗姻又推於鄉惠澤維均適時遘菑大札大祲不遺餘力以恤厄艱穆乎其義藹乎其仁仁風義聲洋洋以傳撼於鄉邦薰襲里廛維是處士維德之純禔身操行勉勉循循不愧於天無慊於心萬室之邑同所觀瞻視如蓍龜如邦之翰善類所依謂將百年儵其淪亡孰不痛酸嗚呼哀哉君子之德自昔為難而況於今俗偷

盍僄夸毗成習奪利攘權不有君子孰矯而敦嗚呼處士三代之民今則已矣休徽曷泯誄行諆謚古道所遵私述梗概我言用陳凡百同志尚鑒斯文

務光先生張君誄辭并序

古之君子出而用世則天下被兼善之澤處而立言則後世蒙嘉惠之私其操雖殊其志則一皆所以究心而信道及物以為仁者也有若臨海務光先生張君殖學厚深秉志貞亮攬儒林之英秀搴藝圃之芳華自其壯

年有意當世會詔求直言時丁多故爰采家國之利病酌古今之權宜撰為政事書將詣於朝廷獻諸君宰而事不果行志弗能究遂乃居鄉閭教開門授徒執業者皆英才講經者無虛日蓋其學術一本於伊洛而上達於洙泗純而不雜信而有徵於是推其躬行心得之緒餘託諸毫分縷析之章句所著有言志錄六藝編世運略等書凡三十八篇皆辨理精詳論事明暢鄙王通續經之僭陋揚雄守玄之譏誠足以自成一家永垂千載

者也嗚呼先生執德不回雖齟齬於當世而立言不朽實惠利於後來謂其無愧於古君子非歟維昔學士大夫之殁禮貴飾終請謚諜誄厥有彛典先生之卒學者既因其所自號稱之曰務光而誄未有詞無以較實揚徽在禮為闕是用追述而補陳之其詞曰

嗚呼先生實古君子制心維敬飭身維禮學苑揚翹儒林振韡卓操世模貞猷俗軌志雖當世義寧苟仕鏟采弗耀韜鋒自骫鄉邦歸重君公遜嶶有來學徒敎被時

雨業崇六藝術廣百氏爰茂道謦盍隆德履理縣意融
行自躬體推其緒餘託以言語攟摭遺經羅網軼史發
擿祕要抉剔微旨著為羣書戶列門峙絕編雖嘆續經
非儗勒成一家垂示千祺先哲是迓後聖其俟嗚呼先
生厥就愈偉嗟世之人其孰無死死有不朽立言之踶
令聞長世其昌窮已嗚呼先生今則已矣易簀全歸蓋
棺正斃儀型旋逖嘉惠猶侈後生晚出將孰憑倚謁焉
教思匪文無紀以濯其潛以焯其煒庶無愧辭敬薦哀

誄

祭文

諭龍文并序

東陽縣西鄙有石潭在崇山上相傳有龍居焉凡虵虺鼉蜥蜴之出其間者人皆謂為龍也至正十三年夏大旱縣民相與詣潭下祈焉有頃而龍見既見而不雨自若也烏傷王禕曰物之有知者宜莫靈於龍龍之靈為其能雨也龍弗能雨則失其職無取其為靈矣予哀

斯民之無所訴而龍之失職莫之靈為可罪也為文使投諸潭以喻之龍如有知其尚有激也文曰

維民之生兮命懸於天天之生民兮食以為先雨澤或時兮歲乃有年年之弗登兮民食則艱今茲之旱兮誰實使然我究厥繇兮豈龍之愆伊龍之靈兮神變化乎玄間憑陵乎八區兮奮迅乎九淵飛廉為御兮挾豐隆使後先雨天下曾不崇朝兮功莫可以名言今茲之旱兮寧爾龍之弗聞雖聞而不雨兮亦獨何心芃芃者苗

兮徧於郊原民口嗷嗷兮食之所存枯槁就盡兮日化為塵大命近止兮哀我斯民上帝好生兮冒下維仁至仁所被兮生意畢臻夭札疾癘兮詎輙加此下人爾龍胡為兮視民如宛逆拒帝命兮使壅閼而弗申以忍自持兮怠以自安赫赫上帝兮厥鑒孔明如或知爾兮將大罰於必行天怒人怨兮叢於爾身爾龍誠靈兮盍悔於今

祭胡侍郎文

維至正十二年歲次壬辰三月乙巳朔越十有五日己
未里中子王藻傳時中王禕陳友孚等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致祭於宋故兵部侍郎致仕胡公之墓曰
公當宋初顯擢科第婺有進士實公始之十握州符六
持使節選曹計省無弗踐歷晚以從官全身而退有功
有德大庇斯人歿為明神光靈烜赫兩浙之境廟貌相
望家祝戶祠閭閻遐邇矧維錢唐公昔所守是窆是穸
體魄攸歸兆域歸然孰不愛護婺人拜掃歲有彝典屬

玆寒食集於墓下薄陳一奠式表慕思惟公有靈益庇
鄉梓歷年緜代來瞻來崇尚饗

祭黄侍講先生

維至正十七年歲次丁酉閏九月壬寅朔越十有七日
戊午門人金涓屠性宋濂王禕朱濂傅藻等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於元故侍講修史先生黄公之靈嗚呼
人物文章有盛有衰其所關繫意者天則使然非人力
所能為昔在唐宋韓歐之出實當其盛時時則劉柳蘇

曾相承並起有以聳當世文治之巍巍及其既沒文章遂畀而君子於此亦以驗其世運之推移惟國家之興隆元氣混合三光五嶽結粹而凝輝鍾為人物著於文章律倡呂和規重矩疊莫盛與之炳然當至元大德之世龐儒碩生布列於朝廷者大抵皆前代之遺祖宗作人為日既久逮乎延祐設科取士而得人之盛遂及於今兹公當其時奮乎東南褎然舉首文名赫然而四馳歷仕外服晚乃登䖍典冑監領儒臺學者翕然而宗師

當代文章之柄咸公是屬而公亦不得以苟辭肆令皇
上崇尚儒術慨念老成有足倚毗幸公之獨在爰起公
於既老用公於未衰掌制玉堂勸講經帷任尊而職邇
將倚以為王猷之黼黻國論之蓍龜天下仰之如韓歐
謂朝廷為有人士類為有依公不久留控辭而歸出處
進退卓然而無疵公今没矣一代之人物文章於是盡
矣非天其孰使之切嘗論公學博而操則約力弘而造
則微統壹聖真融貫理奥不大聲色任斯道而委蛇故

其形於文章譬如周廷重器圭璧咼敦分置離列蓄光
釆而嚴等威又如漢廷老吏持法精謹引經傳古以斷
獄而決疑性靈以之而發舒造化以之而補裨聖賢經
傳以之而羽翼古今事理以之而綱維公之名世者人
皆知其出此抑所以致此者固夫人之莫知嗟公已不
可復作斯文之未喪者幾希昔歐陽子之歿也臨川王
公以謂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茍能如此足矣
而亦又何悲今公之有以不朽誠亦無憾而吾黨小子

傷悼摧痛不能已於言者又眉山蘇公所謂上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曽日月之不居屬大葬之有期薄陳一奠維以洩哀嗚呼哀哉尚饗

祭蔣季髙文

維至正十七年歲次丁酉十月辛巳朔越七日丁丑友生烏傷王褘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亾友季髙蔣君之靈嗚呼季髙其竟死也未可以死遽爾云亡不仁者天忍至此極初聞子死人實不信謂吾季髙無有死

理今乃死矣孰不子哀嗚呼季髙行粹以恵事親從兄孝弟兼至處族交友又誠以信譬如美玉絶無玷瑕嗚呼季髙學精而斂獵史蒐經傍涉百氏發為文章筆力甚雄譬如神駒有逸無蹶人謂季髙必就遠大拔出畯林顯融當世至於壽考乃理之常而其得年甫廿有九曾是一疾遂以不起嗚呼季髙當壽而夭謂天可必斯理曷究天豈不仁亦獨何忍既降之材不降以年有年有材固罕兼得較之二者材不如年藉令有材促不得

展孰與有年以享貴富有年無材常情所甘材豐年嗇人用嗟怨抑人之生稟氣於天是氣之賦厥有厚薄所稟者厚得年故壽雖曰有壽而孰無死子之夭死由稟氣薄氣之薄者子適稟之天亦何心獨薄於子我觀衆人碌碌庸庸鳥獸同羣草木俱腐名與身没無足道者雖壽而死與無生同凡若此者天實薄之其孰如子克自樹立受材之豐學行俱懿名譽昭晣没世有聞雖則云夭其猶不死天之於子可謂已厚子達理者宜勿怨

天孰得孰失孰重孰輕造物其間豈果無意嗚呼季高又何怨為子雖無怨人則哀子夫人所哀況吾朋友交誼之篤無媿金石死生契濶日遠日疎不有話言何以慰子子善自信豈待我言子母子兄其哀尤切匪言之複無以慰之酒肴在前我言孔多嗚呼季高聞乎不聞尚饗

祭靈星祝文

天田所次實維農祥百穀既成繄神之祐爰稽彞制式

修明祀神其來格歲歲有年

祭高麗國山川祝文

高麗為國奠於海東山勢磅礴水德汪洋實皆靈氣所鍾故能使境土乂安國君世享富貴尊慕中國以保生民明神之功於是為大朕起布衣今混一天下以承正統比者本國奉表稱臣納貢朕嘉其誠已封王爵考之古典天子於山川之祀無所不通是用遣使敬將牲幣往修祀事以答神休惟神其鑒之

墓誌銘

元故中山府判官墓誌銘

府君諱鉉翁字中實王姓處之遂昌人五世祖景夔宋慶歴間仕知錢塘縣遷淳王宫教授自髙曾至祖釆父蘭並晦德不用用府君貴贈其父忠翊校尉温州路同知瑞安州事母鄭氏封宜人府君器資不凡自幼負志節瑞安常奇之曰大吾門者其此子乎既長涉獵經史通大義禔身律己必由於禮處物制事必本於忠信人

亦莫不以逺大期之年弱冠至京師受知於司徒陳公
會福院立為其院宣使出將使指逺而吐蕃雲南靡所
不届備殫其勞考滿授進義校尉平江路呉縣主簿郡
守杜公名卿也素知其材大小政務悉以諉之豪民顧
鍾朱郭四大家怙勢為不法則發其罪惡咸寘於理政
聲卓然居歲餘以憂去官調兩淮都轉運鹽使司東臺
塲鹽司丞國課所資淮鹽居廣催督趍辦如期而集見
稱廉能除忠翊校尉台州路黄岩州判官所掌捕盜司

猾吏兇胥結黨肆惡久為民害至則以法痛治之亭戸洪甲恃不統於有司恣為暴横以私忿殺平民吏白不宜問府君曰殺人之人乃可置不問耶逮捕繫獄坐罪不少貸奸民有挾偽鈔板詣官自首者覬事發因得誣連富人肆其詐察其情詰之果自服立命焚其板不為問州北有浮橋久且壊捕盗司屋亦敝甚皆撤其舊使之一新居三年政績具舉遷忠顯校尉兩淮都轉運鹽使司餘東場鹽司令於是倦於宦游不俟引年得請納

祿以昭信校尉真定路中山府判官致仕尋屬疾遂不起至正丙戌八月八日也享年六十有三壬辰十二月七日葬於家北君子山之原元配鄭氏封宜人繼室潘氏張氏孫氏初府君未有子以弟鑑翁子浚為子晚始得子曰浩用廕調衢州路龍游縣水北廵檢早卒無子浚乃以其子棟及從子機為之後府君性英邁儀槩峻整其材敏而裕練而不矯治家内外有法居官涖政不務為苟同事無鉅細難易無不勇為為無不當者故其

所至輒有聲維王氏之先奕世載德厥後宜大及府君出位雖不克稱其材亦庶幾光顯矣浚來徵銘故為銘銘曰

王望遂昌厥稱德門承乏維材用亢其宗維材之良有藴必伸乃即官序厥聲以聞進也儃佪胡不大振亦既光華昭受寵恩君子之山宅兆攸存春雨在樹秋霜在原歲時來思衍爾後昆悼幽著銘爰勒貞珉

劉先生墓誌銘

處有文學之君子曰劉先生演字浩卿生於大德庚子九月十日卒於至正壬辰三月九日享年五十有四嗣子師曾以己亥十月十三日奉柩葬於麗水縣孝行鄉之桐原既乃以書抵禕曰先人所與游者衆矣然相知之者宜莫子若葬必有銘茲誼為古銘先人者非子而誰以惟子也請昔先生之典教義烏也禕時在諸生列託斯文雅故非一日重以師曾有請銘安敢辭劉氏世為處之麗水人祖桂父澤皆不仕先生生有美質於書

無不讀自少攻為文章有聲籍甚上饒鄭君原善其學長於經而明於性理天歷間以名進士為處州錄事先生因從受業焉磨礱浸灌所資日深其於經書春秋尤精著其大義輯為成書一時學者皆誦習之其為說務以發前儒所未及非特利後生小子場屋之業而已其他所為文皆從容順適不戾於㮚鑊講辯論議咸足以達其意要其歸無不本於理者至於詩歌則春容大篇如奔濤怒飆勢不可遏鏗鏘短句如鳴金戛玉粹然成

音流麗而平實自成一家言嗚呼先生之所自致若此可謂文學之君子非歟先生姿貌豐整儀度醞藉性倜儻且和易樂周人之急與人交無間親疏久益相好四方士大夫至是邦無不欵門者先生與之游或談經術或論政理或以詩章相倡和莫不厭其情乃去餘膏賸馥霑被於人為多至正初起為義烏儒學教諭又為教諭龍泉後署明善書院山長未及上而遂卒蓋先生之志甚遠其材甚周也惜乎不克顯融不及展其材之藴

而推其志之所欲為故其卒也無不為之嗟悼嗚呼抑豈知先生之自致於不朽者固不在彼而在此也先生娶同郡葉氏有婦道前十一年卒至是合葬焉子男三人長則師曾次師夏皆能世其家業者也次師雍蚤夭孫男一人煜女二人銘曰

嗚呼先生邦之良也學韞於躬氣又昌也振華舒耀為文章也儒林文苑肆翱翔也雖遏厥施所存者長也亦既全歸兹其藏也後千百年勿壞傷也

故薛君墓誌銘

維薛氏遠有系序其先望於河東而盛於永嘉宋紹聖中有諱堯章者來守處因留居處之松陽子孫遂為其縣人堯章生虞佐虞佐生景夔迪功郎景夔生士榮宣義郎士榮生南通春秋學為某軍節度掌書記南生殊行沿江制置司幹辦官殊行生三子君其長也君諱必慶字天福資性純篤自幼沉粹不凡言不妄發動必由於禮既長益力學不務華靡事自聖人之經下逮諸史

百氏之說靡不涉獵而通其義然雅不喜事章句常曰讀書將以求聖賢之道達則推之見諸用處則藴之有諸已文章殆餘事也平居接物遇事悉本於誠慤恥趨媚權貴與人交煦煦有恩意聞人有善稱道之不置不啻若已出已有善未嘗以自矜也以故賢士大夫皆樂從之游相與徜徉泉石間世故邈不以經意時年方富盛退然如老成人㣲聲休聞播揚於時辟聘絫至而高蹈之志益堅因自號曰雅山處士云初幹辦君之配張

氏無子而宋氏實生君葉氏生必茂必振君事異母如其母撫二弟如同母弟祖母徐氏高年多病曲意養之得其懽心其孝友甚著君雖韜晦不自見而不以獨善其身為已足每思推以及物人蒙其惠利甚多而不幸年不及艾以卒故其卒也聞者莫不嗟悼之君生於宋開禧已未十一月日卒於元元貞丙申六月日得年三十有八先娶項氏再娶劉氏子男一人溶劉出也孫男二人益莊曾孫男五人圭堅增墳坤君卒後十六年至

大辛亥八月日滘始奉柩葬於縣北城後之原葬且五十年益乃奉鄱陽丞李貫道所爲狀來乞銘惟昔眉山蘇公軾嘗以大父之銘屬諸其友南豐曾公鞏其言曰大父行甚高而不爲世用故不能自見於天下然古之人亦不必皆能自見而卒有傳於後者以世有發明之者耳嗚呼行高而不爲世用者獨蘇氏歟益方以文學名將無媿蘇氏之有孫而所以發明之者禕非其人也然益與禕辱爲友銘其敢以卒辭銘曰

薛家松陽由温來遷世業載纘弗蓄而綿六葉逮君益祗厥紹德蘊於躬不詘不矯不震以燿銷聲閟煇委祉於後孫曾是貽彬彬彬彬孫曾既茂以碩維善有徵視此貞刻

劉母徐夫人墓碣銘

鄱陽劉君爆告於金華王禕曰以吾子之厚於我也竊願有請焉昔我先君子隱居以求其志凡可以獎善扶誼者無弗為也用是見稱一鄉之善士抑所以警戒而

相成者實吾先夫人内助是頼初我外家徐氏宋建炎間有來守鄱陽者因家焉三世為外大父瑞用中漕司試為昌江書院主學兩娶皆黎氏先夫人諱妙静生六歲而失所恃天性慧敏外大父鍾愛之教以列女傳等書靡不通曉淑閒用彰先君諱籌字竹友有學有文始娶王氏而卒繼乃請婚徐氏外大父以我劉氏詩禮鉅族而先君又賢也以先夫人歸焉既來歸逮事我先大父備盡婦道先君好施予族屬里黨之困匱者必振給

之而又賓客款門無虛日先夫人佐之理粟帛具酒食内外設施舉中其度未嘗有德色處妯娌必以禮御臧獲必以慈貞譽懿聲藹如也不幸先君子蚤捐館先夫人於是獨持家政益斬然有條延聘名師以教諸子皆使有成立晚歲究心内典然猶躬織紝不廢且復以教其子者教其孫蓋年六十而遂卒其卒當至正丁亥五月某日先期以語其子乃衣冠端坐而逝子四人榮爆光熇伯李皆卒獨爆在焉女三人壻曰陳善陳備章潮

孫四人沖翼亦已卒次曰翯圭嗚呼此吾先夫人世出行實然也痛矣吾邦頃歲荐罹兵革以故先夫人之喪久猶權厝乃今得卜始克以某年某月日奉匶葬於某鄉某山之原葬必有銘故用為子請幸無以讓為禕為之言曰嗚呼人子之所謂孝者以能揚名而顯其親也君今以文學名卓卓自表見是可謂能孝矣而曷以銘為雖然夫人事夫則能成其志教子則能成其才德之所致者厚矣是固不宜無述也庸次第君言為序如右

而系之以銘銘曰

夫也善士子則名人曷其致之化由閨門黄裳元吉婉德為坤著兹石章以永於閒

謝節婦墓表

節婦謝氏諱𢻫金華人也謝氏儒家有女不肯與凡子擇所宜歸得同邑吳履字德基以為壻節婦性剛而質柔巽平居不妄娭笑勤儉以治家而事舅姑奉賓祭舉無違禮履為儒學官宦游於外其得無後顧之憂者節

婦內助之功居多歲己亥大軍下建德勢且東節婦語其夫曰亂將及矣盍為走避計先事弗圖後悔何追寮其夫意猶豫不決則恚曰盍不歸我母家我母家有深池萬一事不測當有入水死耳義不身受辱也未幾蘭溪破亂兵四出摽掠而履適他往節婦携男女走入金華山中途失其幼男號哭求之弗獲而兵且至自度不可免行至向塢岩險處以幼女投岩下身繼之而死十月七日也死十餘日履以物色求之得其尸叢棘中面

猶如生遂附葬向嶺先墓之次於是得年三十有九矣生男五人今存者二曰頵稚女二人今存者一曰媛適張惠既葬履屬其友王褘為之銘王褘曰嗚呼頃歲以來天下大亂彝倫之斁甚矣自學士大夫猶不敢望其盡節而况於女婦乎當是時謝氏乃能秉節以死賢於人遠矣銘其曷有媿辭銘曰

人孰不有死死其難乎烈烈節婦處死為安乎豈躬之弗恤將歸全乎貞名懿標圭璧其完乎倫紀用以立不

永傳于勒銘昭之盍兹鑒觀乎

錢夫人羅氏墓誌銘

夫人諱靖羅氏池州青陽人也羅故青陽大家居九華山西之宏谿父某母程氏皆鍾爱夫人擇所宜歸年二十以歸於同邑錢氏為處士諱龍祥之配錢氏在其邑尤稱望族夫人相其夫承祭祀禮賔客植門户邺閭黨備盡婦道逮事舅姑以孝聞不幸處士君早即世夫人乃專秉家政能使貲産益豐而家日愈盛然性慈爱好

施予恒語諸子曰家幸充裕茍羨財餘粟不推以及人其若造物何九宗族姻戚與鄉之人匱乏不給或貧無以自存者有來告必量輕重賑貸之雖賑之厚無吝意雖貸之數未嘗有德色又常戒諸子以為人之為人在乎親師取友相觀而善及有成耳以故賢大夫士踵其門必命諸子曲盡禮意而從之游蓋自處士君殁夫人嫠居者餘二十年貞聲徽譽藹焉著聞鄉邦之間莫不稱錢氏有賢母也夫人生於至元辛卯十月日卒於至

正丁酉九月日享年六十有七卜以歲乙巳某月日改
塟於貴池太平鄉錢仲山之原男四人濟澤清濬女一
人適羅軏中孫男五人女六人初夫人篤於教子濟從
學禮部尚書宜城汪公遂以文學稱而清尤精於藝術
且倜儻尚義遭時多故率民旅以衛鄉井用功累遷武
畧將軍淮西道宣慰使司副使僉都元帥府事方嚮用
於時於是濟澤皆已卒清既畢襄事而紼纚之碑無文
以刻及使來請銘銘曰

婦主內事無非無儀其以善稱乃變之宜猗嗟夫人相夫以隨中遭家難秉節弗渝益豐其畜益厚其施教誨厥子式充嗣之有婉淑德揭貞揚徽維是壼範女婦攸師錢沖之原氣深襄夷玄堂既固尚安於玆

故松江府判官致仕王公墓誌銘

公諱肖翁字傳朋姓王氏世為婺之金華人宋太師左丞相魯國文定公諱淮之玄孫中大夫太府卿贈少師東陽郡開國公諱楝之曾孫中奉大夫直敷文閣福建

路轉運計度副使金華縣開國男諱佖之孫朝奉郎將作監主簿諱琦之子也公自幼即知問學既長才業兼茂為宗鄙所欽仰又其姿表明秀風猷醞藉雖運去物改之餘望而知其為相門子弟矣起家衢婺二郡儒學錄大德中陞婺郡儒學正考滿當得教授一郡而國制教授必年艾以上始得為之公名上天官未四十也是時奎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公集與公生同歲亦以儒學正考滿同在選中而年皆不及格有司以常制持之

廷臣言虞集雍忠肅公孫王肖翁魯文定公孫皆前代名宰相家子且學藝不羣不得拘於常制於是虞公得教授京畿而公為静江教授南方歊暑多瘴公到官居亡何即移病而歸家食十年延祐末復起教授南康㑹白鹿洞書院山長缺郡守請公攝山長事書院久廢公為復興之新其屋宇廣其田租而來學者滋衆士譽翕然至治初辟江西行中書省掾史贑人有因覈田虛增粮額萬餘石而生變者事數年不决公以為民變雖靖

而粮之虚額宜在所必除儒學官待選者以千數先是持選衡者皆顧憚不敢理日致壅滯公閲選簿為之銓注數日而畢由是宰臣器重之惟其言是用休聞以彰泰定四年積年勞除將仕郎海道都漕運萬户府知事海道歲漕東南百萬之粟供億京師以事與法從事其任至重自漕帥主僚吏率以選居公居幕中三年上下克協漕事訖辦僉以為能仍紀至元二年轉從仕郎嘉興錄事適歲祲部使者檄公行視田公為具實以聞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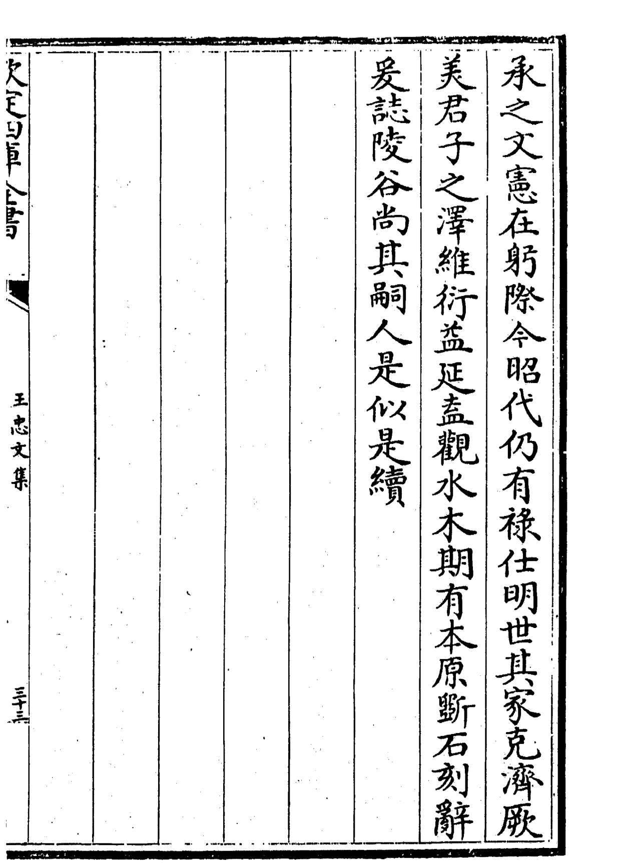
免荒租數萬石它州郡有奸利事部使者悉以諉公決公決之無或不當者惠利及人甚衆政績益著未幾屬疾請致其事遂以承務郎松江府判官致仕命未下而公卒其年十月癸已也享年六十有五以五年二月壬寅葬於金華縣婺女鄉施家塘之原公娶唐氏子男六人萱杲官藻杭州路海寧州判官蘭鎮江路錄事判官荃葵菂高節書院山長女三人適劉文同申蔓吳杲孫男十人女八人公天性孝友事親無違禮養寡姊弱甥

無失所者教諸子必由於禮法家庭之內肅然有儀所得祿秩多以周親黨賑貧乏之內顧不足不以為累高懷雅興一寓於詩而尤善筆札論者謂其酷似吳傅朋短章醉墨人爭寶愛之初魯公在淳熙間久居相位是時南北講解中外無事一用柔道佐時絀尚利喜功之說以休養其民人以故南渡以還論相業者咸稱王氏魯公之從子是為文憲公公實學於何文定公基以傳考亭朱子之道而敷文又受業於文憲以及攜堂劉先生

炎雙峰饒先生魯其學皆本於朱子於是言道統者復推王氏為濂洛之適傳矣維公之生憑藉世德相業之隆道統之重萃於一門者累世承傳建於其身不可謂無所託也惜乎不大顯融不足以究其志之所就然論天道者謂王氏宜有後而公俟之子孫必復其始後之來者尚有徵焉銘曰

大山穹林良材所生世家名閥是生畯英婺衣冠家孰

盛王氏相業道統聯徽襲軌奕葉載德委祉於公公繼



承之文憲在躬際今昭代仍有祿仕明世其家克濟厥美君子之澤維衍益延盍觀水木期有本原斵石刻辭爰誌陵谷尚其嗣人是似是續

王忠文集卷二十三